

抗戰初期策反偽軍記

王子貞

組自衛軍作游擊戰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余任安徽省政府民政廳視察，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全國上下決心奮起抗戰。日寇強佔平津後，於八月十三日進軍上海，妄圖壓迫中國政府屈服，國軍鏖戰至十一月八日壯烈退出上海，十二月十三日軍進佔我南京首都。安徽省政府自安慶遷移內陸六安，日軍自南京渡江沿津浦鐵路北進，於二十六年底進入蚌埠，皖北震動，人心惶惶，難民如潮湧一般逃入六安一帶。此時省政府為應變特調整行政官員，發表皖北十數縣縣長，動員地方武力抵抗日軍，遴



民國二十八年聯合皖北地方武力抗日、策反偽軍時的本文作者。

選忠貞之士，領導地方民衆抗戰。我的故鄉懷遠淪陷後，縣長高伯厚不知去向，省府派我前往調查縣城被日寇佔據後的情形。當時懷遠西鄉龍亢鎮我家人中皆逃往武漢後方，因三弟潤生隨中央撤退武昌。皖北人士亦在六安集議推我回鄉領導地方武力從事游擊戰。我本於愛國愛鄉之赤忱，答應葛崑山等人之邀，決心同皖北參加保衛家鄉之游擊戰，遂辭去民政廳視察，乘省府公路局專車先去武漢，探詢家人是否逃難武漢三弟處。自六安經安徽之太湖、宿松等縣入湖北黃梅廣濟蕪春黃陂等地至漢口，途中因公路太壞，加之春雪融化，路上積水，常時使汽車陷入泥水中，經五日夜始到武漢。過江到武昌找到三弟，他在中央黨部工作，始知六弟厚生參加軍隊工作隨軍去長沙，堂弟華生、堂妹蕙生到南陽參加戰地工作團。在武昌住了五天，每天晚上都有警報，敵機臨空，倖未投彈。我到武昌軍政部總政治部拜見張部長厲生先生，張部長問我安徽情形，我說安徽省政府已由安慶遷至六安，我應皖北人士邀約，即將回家鄉打游擊。張部長當即特予慰勉，並為我介紹皖北駐軍廣西部隊（在壽州正陽懷遠鳳台一帶作戰）軍聯芳軍長。此時正值徐州會戰，我乘平漢路車去鄭州，轉夜車到徐州，鄭州徐州均遭敵機轟炸，市面房屋多被炸毀。在徐州住一天，自早至晚有八次警報，整天

都在防空洞內。第二日換乘津浦路夜車南往宿縣，（火車由徐州僅通至宿縣，因蚌埠失陷後，津浦南段皆被敵人控制），到宿縣後改僱人力車前往蒙城，於廿七年三月底到蒙城晤葛縣長崑山商談後，即返家鄉龍亢。

聯合地方武力抗日

懷遠西鄉龍亢鎮毗連蒙城，蒙城、懷遠相距僅七十里，都沿着渦河，是皖北交通要道，蚌埠和懷遠縣城淪陷後，龍亢已成最前線。我邀集地方人士詳細研商應敵戰略。並帶領地方有武力人士梅玉藻、路傑之等到蒙城會商，蒙城、懷遠兩縣武力聯合，以龍亢為前線，蒙城為指揮中心，兩縣電話修通，組織遞步哨為通訊網，將懷遠地方團隊編組為自衛軍共轄五個大隊，分駐雙溝、河溜、龍亢一帶，設自衛軍總隊部於龍亢。我隨即前往鳳台向駐軍軍聯芳軍長聯絡，並到正陽關第廿一集團軍部向總司令李品仙將軍接洽，要國軍與地方團隊密切聯繫，協同對敵作戰。

二十七年五月中旬國軍向北轉進，防守北淝河及蚌埠北固鎮一帶，某日我正帶領衛士前往太平集東新店與梅路兩大隊聯絡，適值蚌埠敵人向西出動，敵寇的作戰氣球升空指揮，飛機遍地轟炸，難民四處逃避，我無法前進，退回龍亢，立派部隊準備迎擊敵人，在渦河搭建浮橋，使國軍迅速過河追擊，當夜敵軍止於東十五里燕小集，

我地方團隊乃於夜間護衛地方逃難人羣退出龍亢。當時偵知敵人西進分三路：一路由渦河南公路佔領蒙城、渦陽、亳縣；二路在渦河北岸西進；三路由宿縣進攻河南永城，徐州被圍。該次龍亢被炸最慘，我家所有房屋皆被炸毀。敵寇進攻蒙城，守軍周圍長苦戰數晝夜，因寡不敵衆，全團官兵誓死守城，壯烈殉國。一個月後，中央軍退



日寇飛機轟炸徐州火車站被炸毀之景象。

出徐州，經過懷蒙及龍亢一帶，強渡渦河向阜陽撤退，敵機沿途追趕轟炸，阜陽城遭連空襲，全城幾成焦土。時值青徐會戰，台兒莊大捷之後，日寇迂迴渡黃河，竄蘭封，隴海路被截斷，芒陽一帶遭受環攻，國軍衝出重圍，過阜陽，在河南潢川設第五戰區司令部，指揮抗日戰事。

策動偽軍反正一幕

徐州失守後，皖北渦河一帶，日軍除佔據懷遠、蒙城、渦陽、亳縣四個縣城外，其餘四百里廣大平原都成爲真空地帶。蚌埠外圍，懷遠、宿縣兩縣接壤地帶土匪蜂起，到處搶擄。不幸梅玉藻不知團結禦侮，竟然爲兼併路傑之、路家雲叔侄兩人之武力，暗中殺害路傑之等七人，造成路家雲爲其叔父報仇，邀約懷宿等地土匪數千人，互相殘殺，路傑之、路家雲被迫投敵，充僞軍司令，設司令部於雙溝集，集合武力萬人，由日軍供給軍火，企圖攻取阜陽。龍亢、蒙城兩地震動。葛縣長崑山急電邀我往蒙城商量對策，我以路家雲叔侄投敵，情況特殊，若時機到來，我有辦法使他們反正。二十七年冬，張義純代表安徽廖主席磊出巡阜陽，召集渦淮一帶各縣縣長會議，我亦被邀參加，當與張代主席研究策動路家雲反正計劃。張代主席面囑阜陽專員郭造勛助我完成該項重要工作，並聘我爲省府參議。懷遠縣原屬泗縣專員區，因受津浦路阻隔，聯絡困難，在此同時泗縣專員盛子瑾派倪映霞（後爲鳳陽縣長）專程到龍亢邀我赴泗縣。倪映霞說，盛專員有意推薦我任懷遠縣長，我要倪在龍亢相候，到阜陽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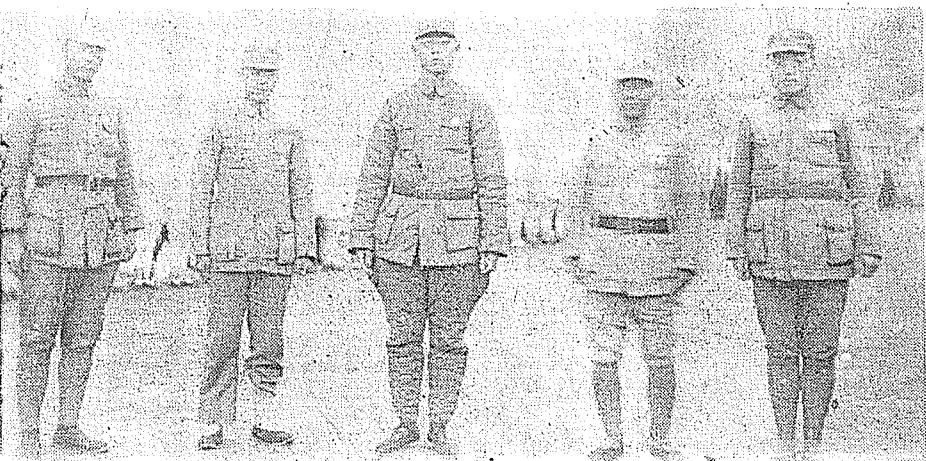
後再同去泗縣，待我返時，倪已不耐久等先兩日去泗縣。後據省府秘書長朱佛定面告：郭造勛專員推荐王蘊珩爲懷遠縣長在先，盛子瑾專員推荐我在後，因而發表王蘊珩。

自阜陽返回龍亢後，我即派人與僞軍司令路家雲聯絡，同時修理好直接與阜陽郭專員聯絡的軍用長途電話。二十八年三月某日，僞軍司令路家雲約我前往雙溝集路之司令部面商一切，這是最危險的一晤，因爲日本鬼子時常到路部，非利用夜裏行動不可，但是我自信不會出什麼岔子。是日我就帶四名最有胆識的衛士，晚八時先騎馬到雙溝集後李家圩子，因李明忠是我在北平讀書時的好朋友，他的三叔在家招待我，他先派人到路家雲司令部與路聯絡好，爲避耳目趁着深夜陪我進司令部與路家雲見面，寒暄以後，即商量反正計劃。路家雲過去是財政部稅警團中級軍官，又接近路道上的人，接納這般的朋友很多，頗有號召力量，有三、四千人之多，路家雲雖不善言詞，却很誠懇，他說：「我是不得已才投日本鬼子，若是國家需要我，粉身碎骨，在所不辭。」我聽他談話如此的真誠，立即說道：「省府願給你一個司令名義，希望你爲國家出力，待國軍攻城時，率部反正，投效國軍。」他發誓說：「一切聽你的安排，我絕對聽政府的命令，若有二心，天誅地滅。」談話終局，我即辭去，騎馬返回龍亢，因一夜未睡，感覺精神不支，歸途中在馬上跌了一跤。

攻打懷遠縣城經過

我與路家雲接洽妥當後，即赴蒙城見葛崑山

縣長，告知與路計劃如何反正攻城。他聽了非常高興，立即電話與郭專員商量給路家雲名義，郭專員爲爭取時間，電告先用蒙城縣印委路家雲爲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安徽省教育廳長方治（中）與臨時中學教師教官合影。

第五戰區獨立支隊司令，暫由縣政府撥款五萬元，盒子槍子彈一千發。由我攜帶委任狀、現款、子彈，星夜返回龍亢，親自送交路家雲。

我返回龍亢，立刻集合自衛軍各團隊李佩韻、房佩九、劉錫琛、張殿峯四個大隊一千二百人，分派李、房兩大隊在渦河南岸，向縣城前進；劉、張兩大隊在渦河北岸響應路家雲全部，由沙溝雙溝攻城。一切佈置妥當，即電告蒙城葛縣長派隊向東策應；深夜又電告阜陽郭專員，報告與路家雲接洽情形及佈置攻城計劃。郭專員在電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安徽省議會議員在立煌集會時合影前排中坐者爲教育廳長方治先生。方先生對於本文作者從事抗日工作曾多方鼓勵。

裏回答說：「我立即親率一個營兼程前往龍亢指揮。」當時我心情的興奮緊張，真是無法形容，因爲計劃這樣一件重大的事，快要到成功的時候，忙碌得寢食俱廢。因恐機密走漏，爲避免敵軍的耳目，都是在夜間行動，我平時未曾騎過馬，爲求辦事迅速，才學會騎馬，尤其在夜間騎馬非常有趣。龍亢、蒙城兩處相距七十里，路走熟了，所以黑夜裏一樣的馳驅道上。

我與路家雲約定四月十日攻城，我於九日夜半即率領一連人進駐蕪小集劉錫琛大隊部，還帶一尊重迫擊砲，夜三時各路馬佔領縣城北關外紅廟子一帶，四時渦南李、房兩大隊翻過西山（即禹王會諸侯所在地塗山），進攻南門西門，渦北各大隊進攻北門，用重迫擊砲向西門崗的日本隊部攻擊，當時天空尚有月色，槍聲砲聲交織着火網，震天動地。因縣城距蚌埠僅二十五里，恐天亮日機飛來轟炸，不敢多作停留，五時即撤退。事後始知日軍隊部被炸後，日軍隊長土本眞雄即率隊狼狽乘輪船逃回蚌埠，我軍將偽縣長何君俠家中搗毀，並將日軍部隊所有軍用物資帶回，懷遠縣城遂告光復。路家雲反正後，由我陪他到蒙城，郭專員、葛縣長率全城各機關團體及中小學校學生約兩千餘人出城十里，搖着歡迎路家雲司令來歸的各色旗幟，熱烈歡迎，並帶着大批慰勞品，我與路家雲並肩而行，熱淚盈眶，驚喜交集，該一轟轟烈烈策動偽軍攻城反正之工作，到此乃算告一段落。

起義來歸後的反應

四月十八日到阜陽，備受阜陽各界熱烈歡迎，專員設宴款待，在座有數縣縣長及各界負責人，對我策動偽軍反正的表現極受他們的讚揚和鼓勵。我住在皖北大旅社裏，各界各學校男女學生代表川流不息的前來慰問，我向他們解說路家雲是愛國軍人，他以前投敵是迫不得已，反正後極願供獻力量於國家，並給敵人重大打擊，蚌埠敵人亦絕不敢正視阜陽，而渦河流域數縣人民可安居樂業，更可作充分的抗敵活動。四月二十五日我同郭專員往立煌安徽省政府報告路家雲反正經過，四月卅日到立煌，該處是大別山抗戰根據地，四面崇山峻嶺，五、六年前曾被共匪盤據，後由衛立煌收復，故改今名以紀念其剿匪勳績。省黨部委員兼阜陽區黨務督導王秀春先生先行離阜陽



抗戰初期任蒙城縣長現在台灣的國民大會代表葛崑山先生。

返立煌預為安排，在報上發表我策動偽軍反正新聞，連日刊載，轟動了立煌各界，後聞重慶各大報，亦登載皖北偽軍反正消息，所以我到立煌後，省屬各機關學校各團體紛紛集會，熱烈歡迎。

我被省府廖磊主席邀請在慶祝五五紀念大會上報告策動偽軍反正經過，大會講臺是搭蓋在搭子河河灘上的，這種場面另有一種堅苦的风味，共有省府各廳處各團體機關工作人員及軍警學生萬餘人參加，在台上還有五個日軍俘虜。省府廖主席主持大會，財政廳長章乃器亦在座，據說每有大會章乃器總是好說話的，都是幫共產黨人的腔，他是抗戰前上海的有名的所謂七君子之一，這次大會他沒說話，他不知我的底細，當然不好碰我。我報告的大意：是如何策動路家雲反正，及策動反正的意義，反正後人心之振奮，及敵人受此打擊後不敢再收容偽軍為其驅使，以中國人殺害中國人，我作這種工作，是完全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盡個人力量，不用國家一文錢，不要政府任何名義。而路家雲亦是愛國軍人，不願接受敵人的優厚待遇，反過來願站在我們抗戰行列，為國家爭勝利，為民族爭光榮。後由二個日俘講話，方廳長治擔任翻譯。午間方廳長在教育廳設宴款待我們時，他說：「你們曉得今天日本戰俘講的什麼話？」他說：「他們還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很不服氣的。」次日省黨部邀請的擴大歡迎會，我報告時，聲淚俱下，大概是我太受感動了，各方面的朋友給我太多的鼓勵與慰勉。第三天，安徽臨時參議會朱秘書長

子帆及省黨部委員兼全省動員委員會秘書長周新民在臨時參議會宴會，一桌首席是剛從後方派來的第五賑濟區主持人紅傘大法師；二桌首席我推辭未獲。我那時既脚穿着草鞋，他們看我這種堅苦的精神，很有感動的樣子。餐後，周、朱約我到內房談話。他倆說：「你這次表現很偉大，在地方上又有號召力，我倆代表省府徵求你願否就任懷遠縣長，援照淪陷區例，一切田賦稅收未能恢復前，每月經費壹萬元。」我答復：「此次來立煌報告策動偽軍反正，還要請省府轉呈中央將路部之番號餉械有妥善的安排，以及其駐防集訓區，絕不計較個人名利，以後看情形再說罷。」我離大別山返回皖北後，十月間省主席廖磊病故，中央發表李品仙為皖省主席。

以大別山為抗戰根據地的立煌的政治環境很複雜，滲透黨政各機關內，有共產黨份子，有民革左派份子。自抗戰開始前，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集全國各黨派領袖會議決心對日抗戰。我以青年黨黨員身份在皖北領導民衆抗戰，策反偽軍成功後，教育廳方治廳長在許多場合方面鼓勵我，曾以國民黨中央委員身份向中央呈報獎勵，立煌在方廳長任期內，設立廿一所臨時小學、八所臨時中學及師範學校，收容淪陷區內三萬多男女青年，方廳長民國二十九年春辭廳長職後，由立煌動身返回重慶時，立煌所有各學校教師、學生二萬餘人自動集合，手執自製各種歡送方廳長旗子，歡送羣衆充滿大別山谷，集隊步行親送方廳長於二十里外之塔子河邊，那種感人的場面，至今實難令人忘懷。

中央的嘉獎與安排

省府將此事呈報中央後，中央給我一個嘉獎電，發表路家雲為第五戰區獨立第七支隊司令，所有策動偽軍反正人員及偽軍全部官兵，按照軍政部對策動人員及反正偽軍之規定，均予以獎金及相當之名義。省府特派顧問軍事專家吳滄洲（古岳）先生代表發給獎金並慰勞路部，吳與我見面時，乃知是熟人相逢，吳曾任國父在廣州大元帥時代的河南宣撫使，民國十六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七軍參謀長。十五年春我正在南京江蘇公立工業專門學校讀書，因與皖南鎮守使王普之關係，以該司令部參謀名義，被保送金陵軍官學校學軍事，是年冬王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七軍軍長職，我曾在該軍任少校參謀，十七年十月王

辭軍長職，我又到北平讀中國大學。吳告訴我：省府奉軍政部命令，對路家雲反正乃是抗戰開始後的第一個偽軍反正者，應當優予獎勵，對我特別安慰與鼓勵。省府主席李品仙委派我為豫鄂皖黨政分會 upper 校專員兼黨政分會第二分隊長，要我繼續為抗戰效命。

回憶二十七年初懷遠縣城淪陷後，敵人於五月間分三路向西進攻，我家中大小十餘口隨逃難人羣亦向大後方逃亡，由四弟雲生帶領，輾轉逃至四川江津縣開設一小飯店謀生，僅我與先父麗山公二人留在家鄉。當路家雲反正後，家中突然應酬頻繁，路家雲本人平時在地方最敬仰先父，數日之間，先父為各處前來道賀之親友說話太多，因年老體衰，以致得喉嚨失音症。待我兩月後自立煌返歸家中，先父病況日漸沉重，因淪陷區無法延請名醫療治，遂於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上午十時逝世，享年六十四歲，捶胸痛哭，哀傷不已，乃臨時安葬先父靈柩於先母墳旁。我之所以同地方組織自衛軍與敵人抗戰，繼之策動偽軍反正，皆因藉先父在地方之號召力。先父愛國愛鄉心切，縣城淪陷



抗戰勝利本文作者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在南京出席會議時與夫人合影。

，不願逃離地方，留我在身旁，與敵人週旋，實有賴先父威望正義之感召。

這是三十九年前的往事，那時我年三十五，正是精力充沛，救亡圖存，不懼強敵，冒險犯難，率領地方武力，配合國軍與敵人奮鬥作戰，爭取血戰八年最後勝利。三十六年十月我當選懷遠縣國民大會代表，三十七年三月參加在南京召開第一屆第一次國民大會會議。大陸淪匪後，隨政府來台，光陰如箭，轉瞬三十九年，不覺垂垂老矣。

六十一年三月國民大會第五次大會時，我領銜提案：「為確保臺灣澎湖安全，應迅速發展國防科學，製造火箭、飛彈，待機反攻大陸案。」連署提案人有二百數十代表，經大會通過，決議：交政府迅速辦理。六十四年國慶紀念日，在總統府前舉行國軍大校閱典禮中，展出自製之飛彈、大砲、戰車、中正號及59式號性能良好之戰鬥飛機，知我等提案早經政府設計實施矣。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蔣公崩逝，全國震驚，萬民哀悼，幸得蔣院長經國先生繼承，蔣公遺志，勵精圖治，勤政愛民，銳意革新，充分表現了大有為政府的作法與功能。更能在國際經濟危機的猛烈衝擊下，維持經濟的安定，進一步推展十項建設、六年經濟建設計劃，促使經濟發展由輕工業向高級工業的階級升高，使國際間目為罕有的成就與奇蹟，故能在國際間贏得更大的尊敬與推崇。今逢抗戰四十週年紀念，乃將過去親身抗戰經過，略述如上以作為紀念。

六十六年七月於麗山新村。